WWW. 中文在线出品

反贪局长自述

21 漂出来的许燃

因为后天省委张书记就要来我们滨江听取我关于由孙威臣车祸而引出来的腐败问题的汇报，所以，我必须得按着市委书记的指示把汇报提纲重新修改整理一番。因此，下午跟财政局长付长友的谈话就得由老韩同志出面了。

整整一个下午，我一直都在修改那份汇报提纲。至于老韩是怎么跟付长友谈的，我一无所知。下班的时候，我总算把汇报提纲修改完了。我就在办公室给史书记打了个电话。但是，他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人接。我估计他可能上宾馆去陪江秘书长他们去了。于是，我又往宾馆打了个电话。宾馆前台的服务员说，史书记不在宾馆。

就在我用电话四处找史书记的时候，老韩忽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愤怒的情绪，一走进我的办公室他就恨恨地骂道：“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这帮玩意儿太他妈的不像话了！”

我急忙站起来，看着他问道：“老韩，怎么回事儿啊？什么事儿把你气成这样啊？”

“给我一支烟。”老韩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疲倦地朝我伸出手来。我把烟盒扔给他，他拿出一支点上，然后愤愤地说道，“那个付长友跟老孙他们太不像话了！伟华，你说孙威臣办公室的那两百多万现金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

“是付长友他们用市财政作保通过那个韩再军拿出的钱，打算让孙威臣给那个许燃集资用的。”老韩狠狠地喷出一口烟说道。

“集资？集什么资啊？”我茫然地看着老韩问道。

“那个许燃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一个什么投资股份公司，以高额利率广泛在民间集资，据说，已经集了好几个亿了。而且据付长友说，那个公司很可能就有孙威臣的股份。以前，付长友通过孙威臣曾经给那个许燃拿过钱，许燃还挺遵守诺言的，三个月连本带利全部返还了。返还之后，除了给孙威臣 60 万之外，余下的钱就让他们修建财政局的家属宿舍了。这一次，孙威臣又让付长友争取再搞到五千万。他说，三个月，五千万的利润就是一千五百万哪！由于付长友暂时没有办法从财政拿出那么多机动钱，所以，由财政局出面担保，孙威臣就从北疆房地产开发公司暂时拆借了三百万。这三百万

是北疆房地产老板韩再军以现金的形式分多次从银行提出来的。本来，这笔钱在孙威臣全家动身上龙湖之前就应该交到许燃的手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孙威臣竟然没有交给许燃。而且，还把这笔钱给挪用了三十多万。据付长友说，孙威臣最近跟那个许燃的矛盾非常深，很有些冰火不同炉的架势。付长友之所以把这些情况都交待了，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梅晓枚跟他的关系以及跟孙威臣的关系已经败露了，他害怕梅晓枚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他说那样他就更被动了。看来，梅晓枚还应该知道孙威臣更多的东西，只不过她没有跟我们说出来。”老韩一口气把他整个下午跟付长友谈话的内容都对我说了。付长友交待的这些问题确实惊心动魄。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滨江的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他们腐败不过是吃吃喝喝行贿受贿的问题，现在看，绝不仅仅是吃喝和行贿受贿的问题了。他们竟敢动用国库的钱去集资，为自己大捞好处。他们生活上腐化奢侈，政治上腐败堕落。他们是一群滋生繁衍在我们党和我们政权身上的蛀虫。如果不把他们拿下，那还了得?!

老韩跟我通报完付长友的事情之后，我就把修改后的汇报提纲给老韩看了看。老韩看完汇报提纲说；“这个汇报提纲暂时先不要给史书记看，今天晚上，我们分头找北疆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韩再军和那个梅晓枚谈话。得有点态度了。没有点态度他们是不会把什么都说出来

的。待我们把这些情况都搞清之后，全部写到汇报提纲里去，这样，这份材料的分量可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老韩说得有理，于是，我们决定由我来跟梅晓枚谈。老韩跟韩再军谈。为了老韩掌握韩再军的一些情况，我把我找韩再军和他的小姘方美娟分别谈话的内容跟老韩做了汇报。因为韩跟方他们之间所说的内容有很大出入，我让老韩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地方来突破。商量完之后，我们就立刻派人传讯韩再军和梅晓枚去了。

这一个晚上爆发出来的情况，更让我们目瞪口呆。

我跟梅晓枚的谈话是从晚上八点钟开始的，整个谈话持续了八个多小时，一直到次日凌晨四点多才结束。下面就是我跟梅晓枚谈话的记录：

问：“梅晓枚，这些日子我们虽然进行了多次的谈话，而且，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对你采取了保护措施。我们对你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但是，你对我却没有说实话，你跟孙威臣、付长友之间的好多事情，你都没有跟我们交待。现在，付长友已经都交待了，如果你再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挤，那对你可就不利了！”

答：“夏检察长，这几天我不是一直在回忆我跟他们交往这几年所遇到的一些事情么，你让我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可是我一拿笔就犯困啊。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情况，你就问吧。凡是我知道的，我保证都说。”

问：“那好，我问你，孙威臣在跟你有了那种关系

之后，他跟没跟你提过一个叫许燃的女人的事情。”

答：“提过。有一次他约我上宾馆跟他会面，不知怎地就碰上了那个女人，我看见孙书记给那个女人跪下了。后来我问孙书记，那个女人是谁呀。孙书记说那个女人是个魔鬼，他让我不要提她。后来他对我说，那个女人叫许燃。他又给我解释说，那个叫许燃的女人其实是他的大恩人。可是，由于孙书记跟我的关系被她知道了，她就大吃其醋，跟孙书记闹了好多次了。我就跟孙书记说，既然她是你的大恩人，那我就离开你吧。可是，孙书记还舍不得放开我。就这样，他跟那个许燃的关系愈来越紧张。”

问：“孙威臣跟那个许燃的关系出现了破裂，仅仅是因为吃你的醋吗？”

答：“开始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后来我才知认这仅仅是原因之一。有一次孙书记喝多了，跟我吐露了实情。他说，他跟许燃产生危机的关键是在利益的分配上出现了矛盾。原来，那个许燃在北京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其中有孙书记40%多的股份。这些年孙书记手握着工程发包的大权，没少给许燃好处。孙书记说，许燃对他的恩情他早就报完了。可是，这个女人贪得无厌。那天晚上，孙书记感伤地说，我早晚得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后来孙书记就想撤资，不想跟许然干了。他想把这那部分钱换成美元通过那个马牧师存到国外的银行去。而且，他已经通过那个马牧师弄到国外一部分了。

孙书记说，他们的矛盾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问：“孙威臣跟没跟你说，他从许燃哪里的股份撤出来没有？”

答：“没说过。如果不是喝了很多酒，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但是，孙书记却说，那个许燃最近跟白部长打得火热。孙书记又生气又无可奈何。有一次他跟我单独喝酒，愤愤地说道，我就不信，许燃她一个下世的寡妇还能翻出多大的风浪来。就在孙书记他们出车祸之前的那些天，许燃还在咱们滨江活动来着，不过，那次她不是来找孙书记的，是来找白部长的。”

问：“孙威臣跟没跟你说过，她给许燃的那个公司集资的事情。”

答：“没有。他只说许燃的公司里有他的股份。但是，那些股份弄不好就得被许燃那个女人给独吞了。他说他们的那个公司当初在成立时，就没有整好制约机制，他一直害怕他的股份被那个女人吞掉。”

问：“在孙威臣出车祸之前，许燃上咱们滨江来找白部长那些日子，你跟孙威臣接触过没有？”

答：“接触过。要不然我怎么能知道呢？那些日子孙书记对女色特贪，几乎每天都要想办法跟我上床。有一次干完那事儿后，他对我说，白国强想通过许燃来跟我竞争市长这个位置，他真是错打算盘了。现在的许燃已经不是以前的许燃了。以前的许燃可以通过他的老公公出面说话，现在他老公公说话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

信，我用两百万垫底儿还弄不过他白国强！他想当市长？等我当完了他再当吧。我这才知道，他们官道上的事情这么复杂啊！”

问：“后来，你知不知道许燃跟孙威臣接触过没有？”

答：“好像接触了吧？因为孙威臣上龙湖的前一天是这么跟我说的嘛，我明天上龙湖去见那个女人去，这回跟她把这些年的恩怨彻底了断。顺便也让耀祖出去散散心。哪成想，这竟然是他跟我说的最后的一句话。”

问：“付长友拱手把你送给孙威臣之后，你们之间还有没有过肉体的接触？”

答：“有过。我知道付长友对我是不能忘怀的。他之所以拿我去讨好孙书记，是因为他认为将来的滨江的大权必然要掌握在孙威臣的手里。他是为了往上爬才拿我当作礼物奉送给孙书记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初要不是秦可可在中间拉皮条，我跟老付也不能有那种关系呀！”（说到这里，梅晓枚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问：“你知不知道北疆房地产公司老板韩再军跟孙威臣他们的交易？”

答：“不知道。但是，韩再军在孙书记手里肯定得到了不少好处。因为有一次我要收拾房子，孙书记说，让老韩他们给你弄，我去跟他说。我就说，要不要给他们点工钱料钱呢？孙书记说，给什么钱给钱！他韩再军这些年要是没有我，他是啥呀！他抄起电话就把我要装

修房子的事跟老韩说了。结果老韩乖乖地就照办了，工钱料钱一分钱也没用我花，连请人吃饭都是他掏的腰包。”

问：“别的你还知道什么情况？”

答：“一时都想不起来了。”

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你看一下我们的谈话记录，如果没有异议，就在上边签个字。”

梅晓枚看完了谈话记录，在上面签完字后，我就让人送她走了。半小时后，韩检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我跟梅晓枚的谈话记录给老韩看了。老韩也把他跟韩再军的谈话记录交给了我。韩再军的交待更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孙威臣在去龙湖之前，曾经找过韩再军，让他再准备两百万现金，至于这两百万现金干什么用，他没有说，他也说他上龙湖去见许燃那个女人去。他跟韩再军说，滨江市委市政府的班子最近要有大的变动，白国强跟许燃已经勾结在一起了，他不能无动于衷，他这次上龙湖去见许燃，一是把这些年的恩怨了结；二是把他跟许燃的经济问题结清，从此井水河水两不犯。韩再军还交待了孙威臣这些年是如何勒索他们一些情况。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出来，他觉得反正孙威臣已经死了，把什么问题都往他身上推，明明是行贿也不说行贿，而说成了勒索。

但是，无论是梅晓枚的谈话，还是孙威臣的谈话，所有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了许燃身上。毫无疑问，孙威

臣这次上龙湖就是见许燃去了。但是，我在龙湖宾馆的来客登记簿上却没有查到许燃的名字，这不是很奇怪吗？另外更值得人怀疑的是，许燃在上龙湖之前，先在我们滨江活动来，并且跟白国强结成了某种联盟。因此，孙威臣的车祸就更值得人怀疑。在这层层的迷雾中，那个神秘的女人许燃总算漂出来了。

外面的天光已经大亮了，老韩让我休息一会儿，然后根据昨晚跟梅晓枚、韩再军谈话的内容尽快把那份汇报提纲修改出来，争取下午下班之前送到史书记的手里。

老韩走后，我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下了。我刚刚眯愣着，忽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我急忙起来抓起电话，是韩检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财政局长付长友自杀了。

22 省委书记的指示

付长友是在他的家里用一支“5·4”式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口是从脑袋的右侧打进去的，半个脑袋都被打飞了。虽然付长友这个人已经被我们进行了“双规”，但是，我们并没有拘留他，还让他回家反省问题。当天晚上，他家里没人，他妻子借着出差的机会已于一周前领着孩子上海南旅游去了。由于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公开，所以，财政局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被我们“双规”了。早晨上班后，有一份文件需要他来签发，工作人员到他的办公室请他签发文件，发现他没有上班。因为他家在财政局家属宿舍住，而财政局的机关大楼和家属宿舍在一个大院内，因此，工作人员就上他家去找他，结果怎么敲门也敲不开。工作人员就觉得有些问题。于是，就把管区内派出所的警察找来了。大家经过商量，决定破门。破门之后，一进屋，大家都惊呆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刺鼻的血腥味儿，付长友穿着

睡衣，半拉脑袋已经没了，从脑袋里迸出来的脑浆和鲜血从床上一直流淌到外面的大厅里，他的身子在床上是半栽歪状，手枪掉在了他的右侧的床上。电视机仍然还在开着。据传过来的消息说，屋子里没有他杀的痕迹。

付长友自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财政局大院，并从这个大院蔓延到了外面。当我知道付长友自杀的消息时，几乎半个滨江的市民都知道了。

我与韩检是在不到九点赶到财政大院的，付长友家的那栋楼已经被警察给封锁了，我看见公安局长郑云龙脸色严峻地在门外站着。我和韩检走过去，郑局长朝我们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大约隔了十多分钟的样子，两个警察抬着付长友的尸体从楼道里出来了。很快，呼啸着的警车便将他的尸体拉走了。

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郑云龙这才对我跟韩检说；“走，到我们那儿谈谈去吧。”于是，我们分头上了车，我们的车跟在郑云龙的车子后面，朝市公安局开去了。

到了公安局郑云龙局长的办公室，落座之后，郑局长简单地把案发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跟韩检也把我们跟付长友的谈话以及对他进行“双规”的事情跟郑局长做了介绍。

就在我们进行谈话的过程中，法医以及刑警们所做的尸检及现场侦察的各种数据都出来了。根据刑警们的分析，付长友的枪杀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原因有三：(1) 现场发现了不甚明显的外人的脚印，虽然脚印的痕

迹不是很明显，但还是显露出来了；(2) 付长友用来自杀的手枪来路不明，根据常理，付长友这个级别的干部是没有资格私藏手枪的，这把“5·4”式手枪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付长友私藏的手枪，那他就更是犯法了，付长友作为一个正处级干部，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的；(3) 手枪把上显露出来的虽然是付长友的指纹，但是，在付长友指纹的下面，却发现一层不甚清晰的胶皮的痕迹。很可能暗杀者是戴着胶皮手套行凶之后，又把手枪塞在付长友的手里的。另外，付长友如果想要自杀的话，他也不会穿着睡衣自杀的。更何况客厅里的电视机整整一宿没有关闭，恐怕也是犯罪分子为了掩饰枪声所用的手段也不好说。

除了上述三条理由之外，刑警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可疑点。法医在付长友的胃液里发现了酒精和迷幻药物，这也是他杀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因为上午我还要急着把给史书记要的汇报提纲抓紧修改出来，所以，我就不能跟韩检继续在这里与郑局长探讨付长友是自杀还是他杀的问题了。我回到办公室一直弄到下午快四点了，才把这份材料弄完。在提到关于付长友的问题时，我把他的支持以及他交待后的自杀（或他杀）的情况也写上去了。这份汇报提纲忙得我中午饭都没顾得吃。当我写完之后，才发觉自己饿得已经不行了。我就让办公室的人给我泡了碗方便面，我一边吃方便面一边给史书记打电话。史书记正好在他的办公

室里，他接到我的电话后，什么也没说，就说了一句，写完了就送过来吧。

撂下电话，我就急忙往老韩那屋拨了个电话。他不在屋。我又急忙让办公室的同志叫车队给我预备车，老韩不在，我只好一个人上市委大院给史书记送这份提纲去了。

到了史书记的办公室我才知道，老韩和公安局长郑云龙都在史书记这儿呢。他们肯定是在汇报财政局长付长友自杀的情况。我进去时，他们两个人在史书记办公室里屋的沙发上坐着，郑云龙好像正在说着什么。我一进屋，郑云龙立刻就停住了话头，他们三人都把眼光瞄向了我。我看了老韩一眼，老韩面无表情，正在闷闷地吸烟。我径直走到史书记的办公桌前，把那份汇报提纲拿出来交给了史书记。史书记接过提纲也没说什么，就翻看起来。他看得很仔细，还不时地用笔在那份汇报提纲上勾勾抹抹。他看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样子，才看完。这期间，我跟老韩以及郑局长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我们谁都不敢说话，就等着史书记看完材料发表意见。

史书记看完了我的那份汇报提纲，把它递给了郑局长，郑局长接过去又看了起来。这时，史书记把眼光投向我跟老韩，问道：“伟华同志，这份汇报材料你跟韩检商量没有？”

我看了一眼老韩，回答说；“我给韩检看过，我征求过他的意见。”

老韩接过我的话碴接着说道："昨天伟华弄了一天，昨天晚上我们又分头找那个梅晓枚和韩再军谈话，今天伟华又弄了差不多一天，这不，才弄完。这份材料是根据我的意见重新修改的。"

我发现史书记一直蹙着眉头在听老韩的介绍。老韩的话没说完他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打断老韩的话，说："我问你们商量没商量过，你说得那么　嗦干什么？"说完，他又把眼光转向我，说道，"伟华同志，现在看，这份材料不行。不能这么写，你不要把我们滨江的干部队伍描绘得一团漆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孙威臣同志的车祸是由于官场争斗倾轧产生的呢？再说了，付长友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在还不能肯定嘛，这件事情先不要让省委领导知道嘛，知道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还有，那个许燃到底是不是幕后策划者，这都不要说，你望风捕影地把这些东西都写上去除了说明我们滨江的干部队伍全部烂掉了还能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嘛。就拿孙威臣同志来说吧，虽然他有毛病，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嘛。你的这份汇报提纲，别的什么都不要写，就按着那天给江秘书长汇报的那样，把孙威臣车祸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两百万现金的事情写清楚，再把那个韩再军这些年是怎么贿赂孙威臣的情况写一下就可以了。整个的材料的立足点要着重阐明腐败只是我们滨江干部队伍中的个别现象，千万不要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伟华同志，看来今天晚上你还要吃点辛苦了。”

史书记的话刚一说完，郑云龙手中的那份材料也看完了。史书记看着郑局长问道：“云龙同志，你对这份汇报材料是怎么看的？”

郑云龙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道：“我完全同意您刚才说的那个观点，不能把我市的干部队伍说成一团黑。另外，证据不确凿的案例绝对不能往上写，因为这是向省委书记做汇报，不像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怎么说怎么分析都没关系。”

“云龙同志说得有道理。”史书记用赞许的口气说道，“我们就该这样认识问题嘛。”说到这里，他又把眼光转向我，问道：“怎么样，伟华同志，再辛苦一晚上吧！”

我只好点头苦笑道：“辛苦点儿倒没问题。就是……”

“就是什么？”史书记盯着我问道。

就在这时，他办公桌上的那部红色电话机“哇”地一声响了。史书记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脸色就变了。他站了起来，不住地“嗯嗯”着，样子极其恭敬。对方说了大约能有一分多钟，才把话说完。

史书记撂下电话，神情显得有些疲惫地说道：“你们都回去吧。刚才是省委办公厅来的电话，省委张扬书记的车子已经从省城出发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要赶到我

们滨江。云龙同志，你们公安部门负责保卫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郑云龙一脸严峻。

“老韩，伟华同志，”史书记又把眼光转向我们，说道：“这份材料就按着我刚才说的意思重弄一遍，没什么问题吧？”

没等我回答，老韩已经抢先回答了：“没问题。”

老韩这么一说，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本来，我还想跟史书记争取一下，把我们对于孙威臣跟那个许燃在北京注册公司、非法集资以及他们之间出现的利益冲突等问题都写到这个汇报提纲里去。可是，老韩这么一表态，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老韩说完后，史书记又指示说这份“弄完之后，就不要给我看了，我也没有时间看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得准备接待张书记了。张书记此次到滨江除了听取我们反腐倡廉工作的汇报，还要听取关于农业方面、引资方面的工作汇报。这一大摊子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啊。好了，你们去吧。什么时候张书记要听，我随时让人通知你们。”

从市委大楼里出来后，我、老韩，还有郑云龙局长，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觉得今天郑云龙在史书记面前的那个表态有点太趋炎附势了，我不大喜欢这种看着领导眼色行事的人。在我的印象里，郑局长不是那种势利小人哪。今天他这是怎么了？说实话，对于史书记今